

偷渡女

香港「雪米莉」

偷 渡 女

畅销 畅销 畅销 畅销

偷渡女

雪米莉 著

台声出版社出版

第一章

九龙庙街妓寨。

庙街西起柯士甸道，北至文明里。庙街妓寨以南京街为分界线，南京街以南，每钟点收五十二元港币，南京街以北，每钟点收一百元。老马识途的嫖客，数一数袋中的银纸，就知道往南或往北。

正是一分钱一分货，价钱较平的，自然是上了年纪的半老徐娘，年纪由三十至六十，“妓龄”超过十年，已做到惨到不可再惨。对来客说，每个女人都差不多，没钞票的，只得将就一下。

收费较高的，质量自然好一些。这一群女人多是刚被卖进妓寨，或在妓寨内出卖肉体不超过五年，年龄由二十至三十岁不等。

曾倩丽二十五岁，在南京街以北的妓寨。

她是被迫第一次接客。

当那个嘴唇肥厚、手脚凶狠的中年地盘工从她身上下来，重新恢复成一个老实巴交的好父亲模样消失在门外以后，阿丽的唯一感觉是：这样活着毋宁死去。

第二个嫖客还没来，谁知象不象第一个娘胎。

朦胧泪眼里，似乎看见霞女在她耳边细声讲述。霞女

说，一般来讲，她们姐妹平均每日要接二三十个嫖客。她每日每时都无可奈何地等待嫖客上门，一见客人入房，她就自然地、麻木地闭上双眼。

霞女讲，普天之人，大多数人都 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但妓寨姐妹们却是二十四小时营业。有时嫖客会在她好梦方浓时摸上来，粗鲁地把她从梦中推醒，她虽然老大不愿意，但仍是条件反射那一套，自然地、麻木地闭上双眼。

“我十六岁失去处女身。”霞女说，“从此对性生活没有过丝毫中意的感觉。不论谁来，老头、少年、做苦力的、教书的、小公务员、工厂领班，都是那一套，我只觉得恶心、麻木！到后来，我连麻木的感觉也没有了，男人在这里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理会地吃零食，望着天花板想心事，或者剪指甲……”

阿丽听得毛骨悚然，小腿肚子打哆嗦，但霞女象说别人的事。“刚开始做的那一两年，有时一天接客四十次，甚至五十次以上。为了身子受得住，老板逼我们每天吃消炎片和避孕药。实在乏了，就吃催情药。不吃也得吃，老板手下的红棍马仔撬开你牙门往里灌。现在不吃避孕药了，”霞女木木的眼珠一动，看不出是要哭要笑，“我们被糟踏得永远不能生子女了。”

霞女刚二十岁，小阿丽五年，也是内地逃港者，但在她身上，阿丽看不出一丝二十岁少女应有的青春活力，肤色因长时间没有接触阳光而显得苍白，凹陷的颧骨，无神的双眼。由于终日卧床的关系，行几步路，也象是不大习惯似的。

说这番话时，是上个星期，庙街妓寨的寨主龟公陈，把他麾下所有在庙街内捞食的新老妓女集中在兴和商行大厦地下二层的一间大厅内，看他们折磨一个敢于逃跑的妓女受刑时讲的。霞女和阿丽挤在一处，霞女看阿丽是内地来的新手，便断断续续地悄声向她讲了上面那些话。

“你没有逃跑过？”阿丽几乎要瘫了，牙齿敲得得得响。

霞女闭上眼，一会儿睁开，仍是木木的。“那就是下场。”她的下巴轻轻地朝厅中央一点。

阿丽抬起长久低垂的头，她的视野里，一个姑娘全身赤裸被绑在大床上，浑身被掐得都是血印，一个凶狠的男人拿着刚吸得红亮的香烟头，忽然向姑娘身上狠狠按下去。一阵刺穿人心的尖嚎。

阿丽紧闭双眼趴在霞女肩头……

阿丽睁开眼。

她接客的小屋小得刚好放得下一张宽床，漆上红油的窗户经常关闭着。室内只靠吊在天花板上的一個五瓦灯泡照明，昏黄的灯光下，贴着几张裸体男女照片的墙壁污迹斑斑，与她身下的灰白色床褥一样，失去了本来颜色。

她受不了那种折腾，求死的思绪再一次袭来。她才二十五岁，青春韶年，难道就这样了结？

还有下一个呢。“一天接客，最多时到四十、五十个人……”

一个就够了！灵魂已窒息，自尊被扼杀。

紧闭的窗外，传来夜晚庙街喧闹的市声。庙街是九龙区著名的平民夜总会，亦是来港游客必到的地方。庙街虽然是

因榕树头的天后庙而得名，但真正名贯港九的，却是以黄、赌、毒色色俱全的“男人街”声闻遐迩。

原先只是偶尔听人讲庙街妓寨的酷烈，想不到今日里身陷其间。

悔不该半年前的一时决断，现在无法挽回了。

阿丽的眼泪再一次如泉水奔涌。其实，三天以前，她就被逼第一次接客，那次事件的结果，是她用茶杯打坏了第一个嫖客的脑袋。她被立即带往通常是惩戒妓女的地下室。她受到了残忍的对待，她当时害怕了，毕竟，死亡是众多苦难中最使人颤栗的事。在口头承诺以后，今晚她被带到这儿。

她挣扎着穿好衣裤，抚平衣衫。她听见三层楼下坐在骑楼旁边的拉客龟婆的声音，“来呀来呀，刚从大陆来的重庆学生妹……”

阿丽一下怕冷似地抱紧双肩。又一个魔鬼要来了。她往床角落里缩去，她觉得象是当年掉在大鹏湾里一样，海水往鼻腔喉头猛灌，黑夜无星月，四周晦暗。

“妈妈……”下意识地，她喊着人在危难中众口一腔的词汇，希望母亲的神力保护她。但她母亲远在千里之遥的大陆西南，何况她离开家乡时，并没向母亲告别。

专门给嫖客倒水清洗的倒水亚婶推门进来，“好啦好啦，”她半劝半命令地说：“笑一笑呀，又不是让客人来殡仪馆吊祭老嫫老母，嚎什么丧呀！”

阿丽更忍禁不住，哭声喷薄而出，响彻小屋。

倒水亚婶急得双脚跳，“嚎嚎嚎！你们这些大陆妹，以为香港搵食容易、银纸遍地都是啊？没有这么舒服！又想搵钱，又死要面子，世上没得这种便宜事。不要嚎！当心上来

的大佬将你打到烂……”

阿丽一下住了声。打到烂，她想，我让他打到死，打成灰，免得受一辈子冤枉气。

她坐起身，抹净脸，双目呆滞，仿佛思忖着什么。倒水亚婶看她平静，“这就好，经得多了，就不当一回事，女人嘛。”边说，边放心退到门外。

阿丽迅速将床头小柜上的眉剪攥进手心，他要敢对我施虐，我发誓，我就剜掉他一只眼。

到时真能下手吗？

听到楼梯上一记记脚步自下而上地传来，阿丽又被巨大的恐惧攫住。她跳到门边掩门，记起门上无栓。王八龟公陈，想得周到！她钻进潮腻的被子，将四只被角死死地捏在手里，咬在口中。妈妈！她闭眼呢喃，你女儿今生不能混个人样出来了。

脚步声上到三楼。

脚步声响到门边。

二

汪鹏推开三楼B座虚掩的薄板门，心里还是有隔世之感。他不是第一次逛庙街。

但却是第一次找妓女。

前几次在庙街进出，是为大圈帮的一些“业务”。汪鹏一年前从内地重庆偷渡来港，岂料生活无着，没有正式居留证，无法找工作糊口。香港地小人众，竞争激烈，何况手中的四川财经学院毕业文凭，根本只是废纸一张。起初他到建筑工地打工，工头欺他是“黑人”，一天只发他四十港元，

只及同等香港小工的三分之一，还动辄被大声训斥，随意克扣工薪。汪鹏后来忍无可忍，甩手走了。他用挣下的近五百元钱做本，挡来一些塑料生活品，混迹于中环一条横街的无牌小贩队伍中叫卖。三天后东西售罄，净赚两百多。他又全部投资买回几十件冒牌T恤，把名牌商标醒目地翻在外面。

也是好运可一不可再二，一声“走鬼*”！街市如决堤洪水，陡然乱到天昏地暗。只几十秒钟，无牌小贩如水银泻地，几百上千人转瞬不见踪影，只有两个跑得欠灵活的阿婆被“鬼”捉住，哭泣哀告声袅袅升起。

汪鹏从一条岔巷挤出来了，他非但“无牌”，且还无身分证，幸好得以跑脱，否则后果难以预料。然而刚才的奔命逃匿中，几十件T恤悉数丢失干净，他重新沦为一贫如洗。

人象橡胶泥，什么模子压出什么形状。汪鹏被置于死地而后生。他在尖沙嘴灯饰璀璨的海岛酒楼夜总会外，邂逅了一位猛人。那人亦是大陆仔，无证无牌，却活得光鲜水灵。

“天是所有人的天，地是所有人的地。”名叫胡礼文的新识朋友在夜总会的VIP贵宾房中开导他，“凭什么让一部分人活得脑满肠肥，而让象你这样的另一些人身无分文。钱是死的，人是活的，钱等着人去拿，地位等着人去占据，就看你敢不敢伸手。世界不是给好人和好道德准备的，而只给聪明人准备。”

汪鹏心动了，这哥们儿话虽直露，却近似真理。“请问你在哪个山头主事？”

胡礼文右手捻着斟满香槟的高脚酒杯咧嘴一乐。“看来

* 香港地区称警察为“鬼”。

你对香港的三合会等黑组织早有所闻。不，我们这个与他们不搭界。我们全是大陆来港的弟兄，港人地下组织称我们叫‘大圈帮’。我们没有宗旨，没有纲领，没有什么四八九山主、四三八香主、四二六红棍、四一五白纸扇和四三二草鞋等严格的组织结构。我们是分散成许多股的小组，以广东籍弟兄为主。而我和十来个四川籍朋友结成联手，我们的口号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汪鹏喷地笑出声，“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文革’中我们下乡插队的知青也爱说。”

胡礼文点点头。“简单而实用，道出了群体生存至高的法则。”他的脸一下严肃，眼中泻出森然杀气。“我们的大多数人在文革中当过红卫兵，有人在武斗中欠有血债，几乎每个弟兄都当过插队知青。我们不是没有见过血的纯洁少年，我们处决告密者和胆小鬼，”他眯起一只眼，打量着汪鹏的喉节，慢慢拿起茶几上的长把银餐刀，噗地切入不锈钢圆盘中一块夹心蛋糕，不费吹灰之力，蛋糕裂成两半。他嘴角一动，“比这容易，比这迅速。”

汪鹏觉得一股冷浸浸的凉风从脊梁中吹过，只是一瞬，他恢复了镇定。“我跟你干。”他竭力让声音保持平稳。“我反正无法再混下去了。”

从此，汪鹏跟大哥文成了生死相交，几次行动下来，他对冒险生涯已应付裕如。三个月前，在油麻地一次警匪枪战中，大哥文一命归西。而此刻的汪鹏，计谋和胆魄均明显高于其余十来个弟兄以上，其后经他策划的两次劫金铺、诈表行，和散布迷阵调动警方的成功行动，为他赢得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当然理由。

汪鹏成了活动于九龙地区的大哥鹏。

他的锋芒劲露，已震动警方高层，将他列为极度危险分子，并暗里通缉归案。只是汪鹏神出鬼没，计算精妙，并且从未在犯案地点露出真相，因此警方几次接获线索拖至，都被他先走一步，从容消逝。

生活就是角斗。被朋友们按本地习惯亲切呼为“阿鹏”的他，深刻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是香港教会我的，他想，为此应感谢它。

滞港一年多，他没有与哪个女孩子“拍拖”过。开头是因为生活无着，后来是留心隐蔽真貌。

但刚才，他从华灯普照亮如白昼的庙街中心地带挤出来，避开那些卖衣服饰物、炒面粉炒蚬的，以及看相的、算命的、唱粤曲卖艺的人群，想独自清静地去文明里会一个大圈仔时，头上密密匝匝重楼叠屋般的色情行档招牌叫他一下站住了。

“大波豪放少女……”

“台湾佳丽——十四字A座……”

“金沙娜——八字B座……”

“靓妹——十八字B座 奥莉花——十八字C座……”

“林云凤——十九字A座……”

不，这些与他无关，他对她们不感兴趣，令他心里颤颤一跳的是，“新到重庆学生妹阿丽……”

重庆，他的家乡，遥远而熟悉的山城，长江和嘉陵江在它脚下如银龙相会，枇杷山公园顶部的红星亭是夜间游览万家灯火的胜地佳境。猛一下，却有个为生活出卖肉体的姑娘，在如潮如鲤的花花世界的一角，悠悠地举起了家乡的招

牌。重庆……学生妹……

坐在骑楼下的拉客龟婆抓住了他，“大佬吔，那是真正的大陆妹，你一玩就知道，比起本地靓女，别是一番味道，大佬你保证看一眼就中意……”

汪鹏是初踏色情行，不免小心谨慎，思绪一忽儿是千里之外他曾循规蹈矩做人的重庆物资局财务科，一会儿是纸醉金迷的香港。今非昔比，没想到我也有跨进这种屋宇的历史，他想。

奇怪的是，没有姑娘迎接他。

他的眼睛逐渐习惯了屋里的幽暗，进门时的紧张也有所平静。他注意到微微起伏的铺盖，他喊她：“小姐？”

没有动静。

他的胆子更大。原来神秘之处一点也不神秘，他有些好笑，我还以为我会害羞得不敢抬脸看人呢，却还有比我还怕见人的。

他走到床边，轻轻一揭铺盖，发现被人抵死抓紧。他静了一秒钟，落力使劲一提——

一个姑娘哇地从床上弹起，一扬手，有雪亮的东西向他脸上划来。汪鹏本能地一闪身，劈面凌空逮住姑娘纤纤玉腕，没用力气拧，姑娘就痛不忍声，东西叮当掉地。他低头一看，是一把一寸多长的小巧玲珑的眉毛剪。

两人对视着。

汪鹏眼里的姑娘，衣衫不整，云鬓蓬乱，但瑕不掩瑜，她的清丽还是使汪鹏感触深刻。她不是那种五官特别出众的女性，严格说来，她的眉毛散淡了一点，嘴唇薄了一点，鼻子尖了一点，但合在一处，是那么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的清

雅秀丽，妩媚俊俏。可能是有意不打扮，她穿一件号码过大的棉布T恤，胸部平瘪，一袭青丝短裙下的小腿，却肥瘦正好，线条优美。小屋内没有任何说明她的兴趣专长的摆设，但汪鹏凭直觉可以断定，他的对手文化不浅，说不定在内地哪个摄制组拍过电视剧。

“你就是阿丽？”他问，尽量平和，用着标准重庆腔。

他看见姑娘的脸色变了，一星疑讶浮上她的眼睛。

“你，”她慢慢在床上跪直身子：“重庆人？”

“与你一样。”

“你是来……欺负、我？”她的声音在颤抖，但听得出来，某种希望多于谴责。

“不，来看看老乡。我没想到你这么漂亮。”

“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阿鹏好了。”

阿丽仔细地审视着这个说话诚恳的男人。他看样子三十五六岁，方脸，大耳，中等个头。他的一生仿佛过得很轻松，这是从他老是微微带笑的嘴角猜出来的。一套白色运动服和白色旅游鞋，把他的单纯可亲衬得越发突出。他不可能不单纯，曾倩丽心里喊道，他的眼睛里没有一丝通常跨进这种地方的男人都会有的欲火和赤裸裸的邪念。

“阿鹏哥。”她小声唤他。

“阿丽。”

“阿鹏哥！”她忽然翻下床，没容阿鹏扶她，她已背身俯在床沿上呜呜大哭起来。

“阿丽，阿丽，阿丽！”汪鹏在她背后拍肩叫她。

门开了，倒水亚婶慌失失走进来。“这嚎丧妹不看地

头，客仔跟前你也哭呀！你今晚还想不想睡安稳觉啦！”

“阿婶你出去，”汪鹏伸臂挡住要拉扯阿丽的妇人，
“我要和她说话。”

倒水亚婶缩头缩脑地盯阿鹏，“大佬，我们是按钟点收银的，我怕她误了你。”

“多少？”阿鹏懂她的言外之意。

“她是新鲜货色，一百二十元。”

阿鹏立即掏钱给她。

倒水亚婶喜不自禁，“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不是我要成心为难啦。菩萨保佑你快活。”说完赶紧出去，从外面拉上
门。

“阿丽。”他抚摸着身边姑娘的肩头。可是她还在哭。

“阿丽，我时间有限。”阿鹏抬腕看表，做出公务在身的猴急样。果然，这一招凑效了，姑娘抬起头，怔怔看住他。

他把她扶起来，让她坐在床沿，他就站在她跟前。

“你要我，干什么？”她问。

“讲讲你自己。”

“我，没有身分证。我是，偷渡客。”

“知道，否则你不会在这儿。你的家在重庆哪个区？”

“你呢？”她眼里闪过一刹那的警惕。

南岸区，弹子石街。”

“天啦，我也是弹子石。”阿丽的身子从床沿弹起来，她差不多与汪鹏一样高。对在香港的中国人来说，一米七的高个儿姑娘基本上就是绝无仅有。

“你曾经是舞蹈演员？”阿鹏对她匀称苗条的身材眼露
赞佩。

他看见她点点头，眼泪又一次涌出她眼眶。她无力地坐进原处。她的诉说向阿鹏揭开又一个偷渡者悲惨的遭遇。尽管断续杂乱，但汪鹏还是听清楚了。

她说她本是重庆市舞剧院的舞剧演员，嗓音条件也很好。她有那么一股争强好胜的倔劲，想在艺坛上出人头地。辞去职务后，她自组个体现代歌舞演出团，在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巡演。她以为能由此产生第一个达到国家级水平，并赚取相当收入的私人演出公司，可是由于内讧，四分五裂的结局打破了她美好的幻想。她本人也受到一些经济上的牵扯。她自尊心强，或许还有那么一点要出人头地的野心。一气之下，内地不行去香港，不信混不出个人模样。

是广东海丰的一个走私集团把她渡过来的，天黑，浪高，海丰的渔船与这边乌蛟腾的一艘走私船接驳交人时，她一脚踏空，乌黑的海水淹没了她，幸亏两边的人搭救得快，不然她早就魂归西天。

上岸后东躲西藏，在船湾郊野公园遇一好心张先生，将她用私家房车送来九龙，谁知此人是人贩子，转手就把她卖到庙街妓寨老板龟公陈手中。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滋味，”阿丽揩着红肿的双眼，“龟公陈知道我们偷渡者不敢告警。他就，随意侮辱我们……”

阿鹏沉吟无语，腮帮咬紧，两眼半眯缝，在想着什么。

“我完了，骄傲一世，如今倒落得如此这般，”阿丽又抽泣起来，“还说在香港艺坛异军突起，红遍亚洲。妄想，看怎么有脸说给大陆的朋友和仇敌听，有些人知道后不笑掉大牙才怪……呜呜……这里姐妹里有个霞女讲，做上几个月

的女人，几乎人人都患有妇科病。呜……我要、要死在这里了……”

低声呜咽中，能清晰地听到外面夜市的喧嚣，有个潮州腔大叫着皮鞋减价大甩卖，另一个为粤剧《红线女》伴奏的二胡把咿咿呀呀的旋律送进窗缝。

“你们的收入，”阿鹏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如何分帐？”

“一百二十元，龟公陈拿走一百一十，拉客龟婆五元，倒水亚婶三元，我两元。”

他妈的，阿鹏心里怒骂道，吃人榨干骨油的狼。他在这里看到了人世残酷的一幕。原以为自己坎坷满身，现在才知道女人比男人更悲惨。面对清丽的家乡姑娘，男子汉的威猛勇气促成他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要救你出来。”他向阿丽说。

抽泣停止了，阿丽颇有灵气的瞳仁直直地盯住他。阿鹏敏锐地看出，那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信任。她噤着嘴唇，“你还没讲你在香港干什么。龟公陈手下的马仔遍街都是。”

“我什么都不是，可也什么都是。”这话含义高深，他说了后盯住她，估计她听不懂。

他转身欲走，刚迈步，背后两条柔软的手臂搂住他的腰。“你……还没要我……”阿丽暗哑的嗓音里夹着巨大感激，“我没有什么感激你的，你要了我去啊……”

阿鹏仁立不动，良久，一句千钧之力的语言砸地有声：“大丈夫，决不乘人之危！”

三

阿鹏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终于消失，空虚和骇怕以比先前更浓重的分量包围了阿丽。她重新缩在被窝中，咬紧牙关，全身颤抖。

她刚才给阿鹏讲的句句是实情，但还有重要的一段，她隐瞒了。

那个用房车把她载到九龙佐敦道一条横街的士高舞厅后院的张先生，用发誓赌咒帮她弄到正式身分证的诺言，一下就取得她的好感。好人，她感激零涕地望着张先生略显浮肿的肉团脸想，他胜过我的再生父母。

一个星期中，她匿在张先生家内室，吃喝不愁。但她还是着急。“张先生，我的身分证弄好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啦。”张先生费力地用蹩脚普通话向她解释，“警方也好，人民入境办事处也好，都不是好通融的啦，要花大价钱啦。我已经出大血啦，可是还没走通门路呀。”

“太感谢你了，张先生。”

“曾小姐别客气啦。”

两个星期过去，她问他，他依然是那副口气，钱花了不少，可事情很难。

三个星期，她如笼中囚鸟，恨不得一飞冲天。

一个月，她觉得她要死了。重门深屋，禁绝人声，这哪是活泼好动的她的生活。

这期间，张先生对她依然无微不至关怀，没有丝毫不耐烦。只是在偶尔打量她的眼光里，她敏感到时时有灼伤她身

体某个部位的强烈一闪，但立即就滑过去了，象无头无尾的空穴来风。

接着到来的是那一天，张先生推开她的卧房门，“警方有个朋友说啦，如果是婚配过来的夫人，他可以想想办法啦，不然，就抵死没救啦。”

她的脑袋一下胀得斗大。她在重庆曾有过两个男友，她对性的要求不是特别热衷，但也不厌恶。却没想到要嫁给四十多岁的张先生。

她呆呆地望着他。她不知道他有没有张太太，她一下明白，她是他周密设计的骗局中的牺牲品。

整个的十天一晃而过，她在翻来覆去的权衡里拿定了最后主意：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她向他提出她的要求：“我有了正式身分证后，你，要帮我打入香港歌星圈子。”

“行啦行啦。”

“我要出人头地，超过仙杜拉、叶丽仪、汪明荃……”

“曾小姐对她们了解得可以呀。好，我要尽力捧红曾小姐，让你获得‘新人奖金牌，让你参加全港十八区歌曲大赛，还让你在‘无线’主持的十大劲歌金曲总决赛里风头更劲，稳居红星宝座啦！”

那天晚上，浴室冲凉以后，她走进张先生的卧室。

她成了他的黑妻，她等着他实践诺言。

张先生一直安慰她，“快了快了，我又去出了一道血，对方朋友保证一个月后办成。”

“我就只靠着你了，”她让他的嘴唇吻上她的脸，心里烦腻透顶，嘴上还得说奉承话，“你可不能欺骗一个老实姑